

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

救鼠大行动 —— 牠们在光明中被遗弃，在黑暗中遇上新的家

“我们一生中可能养过很多小动物，但仓鼠的一生就只有我们一个。”



Winifred暂养在工作室的弃鼠。摄影：陈欣陶

特约撰稿人 陈欣陶 发自香港 | 2022-02-02

世衛 钟一诺 救鼠大行动 仓鼠 COVID-19 新冠肺炎

“公园旁富荣垃圾站没发现。”

“在荃湾西海皮公园不停寻找中。”

“东涌区富东邨问过街坊和保安，都没发现毛孩。”

过去两周，“仓鼠交流团”的Telegram群组内，每日都有海量的信息通知。

他们是自发在街上“巡逻”的仓鼠义工，在寒意颇浓的晚上四出奔波，时而走近屋苑的花圃，时而俯身查看草丛，或转至后楼梯探头张望，寻找被人遗弃的一众仓鼠。

事缘1月18日下午，渔农自然护理署因在宠物店仓鼠样本上检验出新冠病毒，宣布将全港宠物店售卖的仓鼠检走作人道毁灭，并呼吁市民交出去年12月22日或之后购买的仓鼠，同样作“人道处理”。有市民应渔护署要求交出仓鼠，甚至直接将仓鼠弃置在街上或住所门外；亦有市民联络动物机构及义工，希望他们能接手饲养仓鼠。

一场救救仓鼠大行动，意外地把互不相识的香港人连结起来。

开设群组，组织前线救援

凌晨两点多，Ocean的电话传来连绵不断的信息通知，全部来自她开设的“仓鼠交流团”Telegram群组。群内是一众关注香港弃鼠情况的市民，有人发现弃鼠的位置，请求义工救援；有人表示可以提供不同物资，供捡到弃鼠的善心人应急。

亦有人转发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对事件的评论，指人道毁灭仓鼠是因为港人的疫苗接种率低。当时正值渔护署宣布政策翌日，一众群组成员难掩愤怒之情，纷纷指责他推卸责任至港人身上，“抛波畀唔打针嘅人（推卸责任予未打针的人）”、“呢条仆街（这个混蛋）”……众人越说越激动。

29岁的Ocean正职为文员，本身有8年养鼠经验。去年5月，有朋友跟她倾诉，说很担心自己被送去强制检疫时，家中的仓鼠会没人照顾。同为养鼠之人，Ocean感同身受，因此成立“仓鼠交流团”Telegram及Facebook群组，供鼠友交流信息，互相帮忙。

自从渔护署宣布将“人道处理”仓鼠后，“仓鼠交流团”成员数量急增，从刚设立时的数十人，增加至现今逾2000人。Ocean不分昼夜跟进最新消息和回复网友查询，也不免感到疲累。“义工半夜在街上找到弃鼠，翌日下午他们就会讨论前一天发生的事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。”

经过两、三天，弃鼠数量已经大幅减少，但看到黄大仙屋苑怀疑垂直播毒的新闻后，她担心会再来一次弃养潮，所以一直留意最新消息。如鼠友居住的地方被围封，他们担心仓鼠也会受影响，也可事先找义工接走仓鼠，直至住所解封后，才把仓鼠送回。

Ocean和其他4名管理员成立了“中港送养”及“中港领养”两款表格，至今共有逾4000人中港成为领养义

Ocean和其他4名管理员设立了「中環達亦 及 中環習亦 网款衣格」，至今已有逾4000人中環成为習亦义工，而大批新加入的群组成员希望帮忙救助仓鼠，“一个送养的帖文下，已经有10几人留言说可以帮忙，但几乎一半是没养过（仓鼠）的新手。”

为了仓鼠的安全，Ocean会逐一询问留言人士是否有养鼠经验、设备、物资等，并优先选择有经验的义工暂养弃鼠。她没想过群组会引起这么大回响，遇到对养鼠没有足够认知的新手，例如使用过份狭小的笼子、使用容易令仓鼠过敏的垫材等，她和鼠友也会尽量联络他们劝导一番。“我们一生中可能养过很多小动物，但牠们的一生就只有我们一个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做多少做多少，尽全力给牠们好的生活。”

救鼠的同路人还有18岁的中学生阿Sam，他养鼠经验不多，只短暂地养过三、四个月，之后因为家人不同意，4个月前被逼送走两只仓鼠。他至今耿耿于怀，因此对于仓鼠被遗弃一事特别感触，希望能做些事情去拯救其他弃鼠，弥补遗憾。

1月18日的新闻公布后，阿Sam觉得有关仓鼠的信息过于零碎，且有朋友告知在大埔区的街上找到了20多只弃鼠，为整理当时混乱的信息，他亦于社交平台成立群组。虽然仓鼠容易买到，但阿Sam没当仓鼠是商品，“牠们是我们的家人。”和他想法一样的大有人在，事件发生几天后，群组成员发现的弃鼠全都被领养了，结果义工还“供过于求”。

那段时间，他一天会花大约4小时管理群组，回复网友的查询，“实在太多信息，有些回应只能复制、贴上”。而今次，他再没让家人知道他为弃鼠做了些甚么。

群组里群情汹涌，阿Sam忙得“想打一下游戏也没可能”，但这个经验当中，他见证仓鼠义工非常团结，令他很是感触，“香港人本来给我的感觉是自私冷漠，陌生人帮陌生人真的很难得。但大家今次竟因为救仓鼠而团结，我十分开心。”根据朋友提供的照片，他估计已有逾百只仓鼠被义工救走。





2022年1月20日，香港一名志愿者在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外阻止主人将仓鼠交给政府，在中心外照顾一只仓鼠。摄：Louise Delmotte/Getty Images

“出粮”又出力，疼爱都来不及

弃鼠被发现时，通常是这几个状况：“连鼠带笼”地放在街上一隅；被放在纸袋内遗弃；被放在纸箱内，弃置在某住所单位的门口。

有人协调信息、组织义工进行救援，亦有人提供物资，协助新领养者。28岁的Winifred正职是担任市场销售，同时也是一间仓鼠手工零食店的负责人，因应今次的弃鼠潮，她特地咨询台湾鼠友的意见，制作出50个应急用的“急救主粮包”免费派发。香港人饲养的仓鼠品种通常是侏儒仓鼠和熊仔鼠，故主粮包里面装着的是两种鼠皆可食用的食材，例如燕麦、亚麻籽、荞麦、南瓜、玉米等，方便义工或善心人及时喂食街上遇到的弃鼠。

她把粮食包放在平时售卖自己商品的3个寄卖点，贴上“\$0”标价并记录派发量，方便查阅库存、及时补货。“网上有很多跟我一样不介意价钱、不介意免费派发饲料的人，因为大家的心态都是先安顿鼠鼠。”她也打算联络更多地舖帮忙，把主粮包放在他们的店面派发。“仓鼠经常在街上走来走去，放在地舖的话，义工就可以立即拿到应急包，不需要跑几层楼到商场才拿到食物给牠们。”

除了Winifred这类独立义工外，也有动物医院和诊所特地发公告强调会维持服务，呼吁市民毋须恐慌性弃鼠。考虑到弃鼠潮下的物资短缺，星宠动物医院为弃鼠制作了“应急物资包”，包含食物、垫材、饲养手册等，欢迎救鼠的市民领取；另外，他们亦宣布继续为所有类别的仓鼠提供医疗服务，包括所有于2021年12月22日后购买的仓鼠、遭弃养或流浪的仓鼠个案，也会为牠们提供特殊安排，希望让牠们及时得到治疗。

那几天，动物诊所里人来人往，多了携着小笼子到访的市民。笼子里载着义工新捡回来的仓鼠，又或是出现了呼吸病症状、令饲养者担心已染疫的仓鼠。牠们有的打着喷嚏，有的鼻头湿湿。这些来挂号的市民，都希望兽医能替他们释除疑虑，确保手上的小生命健健康康。于是，诊所的日程表上除一般看诊时间，还多了因为弃鼠个案急增而加插的急诊时段。

饲养者或义工带仓鼠来诊所后，医务人员会先了解该鼠只的病理历史，进行简单的分析后，判断其患病风险高低。如怀疑该动物染疫，他们就会将牠转移到隔离病房处理。假如该仓鼠有呼吸道病征，或者属渔护署指定批次，他们亦会根据渔护署指引处理，穿上个人防护装备：口罩、眼罩、即弃卫生衣，才会进入病房为动物检查。同时，他们会告知饲养者其小动物是属于该怀疑级别，需要小心处理。诊所亦有提供病毒测试包，饲养者可自行选择是否要进行检测，求个安心。“大家都想帮助仓鼠，不会说（把仓鼠）交给我们，我们就交到渔护署手上。”护士长Kelvin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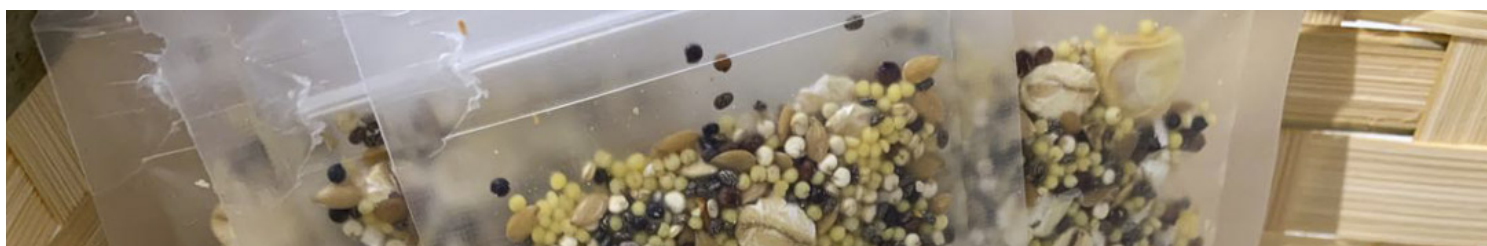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渔护署颁布措施后，诊所每天的预约都排得满满，“基本上没有空闲的时间”。虽未必有时间向每位拯救弃鼠的市民详述养鼠须知，但他们仍尽力提供应急物资及医疗服务。“（把仓鼠）带来诊所求诊和带去渔护署的路程差不多，既然会带来看诊，也是因为知道这是生命，想看看是否有得救。”

Winifred则直言得知渔护署检验到有仓鼠染疫后，已估计会出现弃养潮。她本身饲养仓鼠多年，过往亦曾多次救鼠，并担任“中介人”转介适合的义工领养弃鼠，今次她早早闻出不妥，就及时化身成中途站；若动物机构无法一时间接收大量弃鼠，她会带同笼子前往接走需要暂养的仓鼠，然后带牠们到较宁静的工作室安顿。她会提前准备干净的居所环境，简单清理垫材，让仓鼠入住，“多数会观察两星期至一个月，因为也担心牠们有任何病痛或异常情况，例如肚泻、脱毛、有明显伤口等，需要带去看医生。”

即使仓鼠没有染病，也可能有带菌的风险，所以Winifred会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接触时戴上一次性手套，触碰牠们前后消毒双手。“最重要是先保护自己。保护不到自己的话，也保护不到小动物。”由于仓鼠不能碰水，她会使用生理盐水或市面上的消毒药水，稀释后帮仓鼠抹一抹身体，不会替牠们直接冲水。如果牠们身上没有伤口，就可以直接安置牠们在暂养的笼子里。

整洁仓鼠后，下一步就是为仓鼠寻找适合的新饲养者。当Winifred收到有心人的查询，就会询问其有关仓鼠照顾的问题，例如笼子的大小、具备的养鼠物资、住所附近的动物诊所位置等。“始终仓鼠也是生命，我们希望新饲养者有基本的知识，我们不是贸然把仓鼠交给他们。”遇上新手，她则会让他们用两星期至一个月时间准备物资，才放心转交仓鼠。

她近日接收的两只弃鼠，则幸运地遇上一个富经验的领养家庭；他们具备良好的住所条件及齐全物资，几天后弃鼠就在新家庭生活了。





Winifred自己调配的应急主粮包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重新遇见，开展新生活

领养者之中，包括25岁的设计师Chilly。那天，她看到渔护署公布政策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，甚至夜不能寐，于是加入多个仓鼠相关的网上群组，想为仓鼠出一分力。当信息越看越多，她逐渐有了给弃鼠一个新家的念头。

上一次饲养仓鼠，已是她就读小学时的事。“当时只是觉得牠们可爱，而且身边同学很多都有养仓鼠，因为成本很低。”10多年后的今天，当她向群组内的义工提出领养申请后，她才发现照顾仓鼠的学问之深——小至粮食材料的比例，大至笼子的尺寸，都非常讲究。

义工一口气向她传了20多条问题，全都是饲养仓鼠的须知事项，她惊觉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完全不足，遂立刻进行大量资料搜集，并详尽地回答问题。“虽然有些人会认为义工这样很麻烦，但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因为看了这么多群组信息后，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是抱着想领养仓鼠的心态进来，有人是会把鼠拿来喂蛇的！”谨慎的审查，是为了确保领养人会好好照顾仓鼠。

等待义工复核期间，Chilly形容心情“好像一位妈妈”，很期待义工认可她是一位合格的领养者。付出努力是有成果的，义工后来热情地与她分享大量待领养仓鼠的图片。Chilly希望领养体型较大、寿命较长的熊仔鼠，但又认为其实只要能救鼠也没所谓，领养也是一种缘分，“不管领养哪一只也好，我都会好好爱护牠。”最后，她领养了一只一个月大的熊仔鼠，更笑言牠看上去很像一张梗图里的仓鼠。

目前，Chilly 已准备好一半的物资，亦努力搜集笼子、跑轮等非消耗品。这段时间物资短缺，笼子的价格甚至由400元港币飙升至近1000元港币。但即使她愿意“硬食炒价（被逼接受炒卖下的高价）”，也尚未抢购到合适的物资。不过，一想到这位素未谋面的“小朋友”快将到家，她亦赶紧搜罗必需品，迎接这位新家庭成员。

暂养的仓鼠，Winifred不会给牠们改名字，一直叫它们做“小朋友”。两年前，Winifred自己也领养了两只侏儒仓鼠，按毛色有不同分类，一只是女孩“银狐鼠”，一只是男孩“小灰霸”。牠们是从一宗走私案中被检获的，当初如果没人领养，就有可能被人道毁灭。

银狐鼠叫芝芝，当初Winifred带牠回家，未用手触摸到牠，牠已吱吱在叫，故取名“芝芝”，名字女性化又好听。小灰霸则叫柚柚，Winifred本来想替牠找个新饲养者，但小灰霸在香港是比较便宜的品种，“（港币）10元、8元一只”，很长时间没人愿意领养，她就索性继续饲养。当时柚柚听到Winifred呼唤小朋友的“友”字就有反应，懂得走过来讨食物，所以取名“柚柚”，认为这名字最适合毛孩。

仓鼠初来乍到，面对环境巨变，不习惯是正常的。不信任人类的仓鼠，会尖叫、积食（把食物藏到其他人看不见的地方，躲起来吃），甚至在饲养者靠近时咬他们的手。当初，柚柚用了4个月的时间才完全适应新家的生活，慢慢信任Winifred。

现在芝芝和柚柚变得亲近人，会主动爬上她的手、站在笼子边举手向她要求食物。其中适应力较强又身手敏捷的芝芝，甚至会躺在她的枕头边，和她一起睡觉——这也是令她感受最深刻的互动。“可能是因为那里有我的味道，牠觉得是安全的地方吧。”把芝芝放到床上，牠会自己爬过去专属的位子，“牠也很乖，不会大小二便，有这个需求时也会轻轻咬我来提醒我，我就把牠放回笼子自行解决。”

仓鼠的适应期不一，可以短至两个星期，也可以长达4个月。但正因为见证过牠们从充满防备到完全信任人类的转变，Winifred更加相信仓鼠是“有灵性”，“我相信每一只仓鼠都只是在经历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挣扎，牠们总有一天会相信我，会期待牠们突然有一天就变得很依赖我。到最后真的成功了，就是最有满足感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得到牠的认同。”





2022年1月18日，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工作人员从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搬走小动物。摄：Chan Long Hei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人鼠情深，不能替代的生命

渔护署的政策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的反弹，并促使市民纷纷自发救鼠，大概是出于人类和仓鼠间一直以来的羁绊。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副总监钟一诺认为，仓鼠作为宠物，不同于平常食用的鸡、牛、猪、鱼，“仓鼠是不能替代的生命，买一只新的给小孩，他们也会觉得‘根本不是同一只’。他们跟那些生命的关系是独特的。”

他认为，“人道处理”2000多只仓鼠是“以人为本”的政策，即人类的利益优先于其他动物，“但套用在人身上，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。我们不会因为有人染疫，就杀掉2000个人。如果在人身上发生，我们会隔离。”

即使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市民，使他们免于受病毒感染，钟一诺亦指出这并不应该是制定政策时的唯一目的，“‘对公共卫生而言唯一重要的事，是否就是避免市民患上新冠肺炎？’这样去问的时候，就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市民的精神健康也很重要，其他关于伦理的考虑还有人身安全、自由、私隐、公平对待、有否被歧视……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伦理有关。”

根据香港城市大学动物健康与福利中心于1月19日发表的声明，动物对人传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是“微不足道的 (negligible)”，只有当感染风险高的动物同时被大量饲养时，才有可能产生传播风险。中心更呼吁宠物饲主不要恐慌，不要弃养宠物，只需要做好基本防疫措施，例如避免亲吻宠物、接触前后洗手等。

截至1月23日，渔护署已“人道处理”逾2500只小动物，其中近2300只为仓鼠。这些生命已无法挽回，但钟一诺希望假如香港的配套容许，政府可于未来多加研究隔离等替代方案，平衡公共卫生政策于各方面的

个男仔。

政府一个杀人措手不及的政策，改写了不少仓鼠的生命，又意外地让香港人团结起来。Chilly 切身感受到，香港有很多“无名英雄”；而人生有很多事，是比单纯讲防疫来得更重要。

仓鼠群组内，有仓鼠用品店店主因这次事件成为义工，将门店变成物资站，集结人们免费捐出的物资，再转交给有需要的人，“这样的好人很难得”。Chilly受到感染，加入他的工作，借出手推车、帮忙进行联络工作、一起派发仓鼠用品等。

“我领养的熊仔鼠，也只有4年左右的寿命，小型鼠甚至更短命。人的一生可能很长，我只是付出几年而已。我觉得值得。”“准妈妈”Chilly说。

其他的受访者也这样说。一场救鼠大行动，他们找到了共同。